

# 老墙门的井

我的童年在南方的一个老墙门里度过。老墙门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口井。

老墙门里的人,谁也说不清那口井的年龄。它位于房屋北面与另一个墙门之间的间隙中。这口幽邃的老井,井口不大,大约60公分左右,井边没有护栏,只有在井口周围用水泥稍稍垫高了一圈,也许是为了打水时以防万一。由于成天见不着太阳,井台边上始终有一层薄薄的青苔,像是一幅精致的绿色刺绣。

老墙门里住着六户人家,屈指一算也不到30个人。那个年代城市居民还没有自来水,墙门里几乎家家户户

都有一个或两个水缸,用来盛雨水,老人们叫天水。听老人们说,天落水最干净,无论做饭烧水,都是最好的水。所以大家视天落水为“圣水”,一般用来做饭、烧开水。除了天落水,这口井便成了老墙门日常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。

当遇到干旱,墙门里的人早早起来,纷纷去井里“抢水”,越早井水越是清澈,到了下面,井水慢慢开始浑浊。有时候墙门外的人也会偷偷地溜进来抢水,难免会遭到大家都不满,毕竟这六户人家吃喝全靠这口井了。为了让浑浊的水变得清澈,母亲

把一块明矾握在手里,然后在盛满井水的缸里顺时针的转几个圈,不一会水就慢慢地停下来,会发现水缸底部水有一层厚厚的沉淀物,上面的水非常清澈,母亲就用这水来烧饭烧水。

井里的水仿佛是有灵性的。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,井水的温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,称得上是冬暖夏凉。冬天,气温越低水温越高,井里的水温暖柔和,人们洗衣洗被,打上一桶热气腾腾的井水,得心应手,双手不用承受冰冷刺骨疼痛。

每到酷暑炎热的夏天,热得心烦意乱,满头大汗。这时

用井水洗一把脸,立刻觉得冰沁凉爽;如果喝上一口,更是清凉爽口。记得小时候邻居们常常把剩菜剩饭放在篮子里,用一条绳子扎着一个篮子,把篮子吊在井里,饭菜到第二天也不会馊,井就成了那个年代的保鲜设备。

老墙门的井,像一位嘘寒问暖、知冷知热的长者,他用自己的体温,养育了几代人的成长,他赋予了几代人的温暖与清凉。他默默地造福于百姓,体恤于百姓,他高尚的品格,像一首朴实古老的歌谣,传唱在人们的心里,回响在我童年缤纷的记忆里。

文/舒玲玲

## 冬梦

我站在秋天的巷口翘首张望,当立冬的扉页缓缓掀过,秋天便收敛了飘举的衣袂,将金色的盛装叠存于衣柜。冬天,像一个随时光移转的葵朵,一会儿从原野的树梢上探出头来,一会儿在耸立的楼角上朝我微笑。随着一声冬日的笛鸣响起,冬天便展开飘逸的翅羽翩然于大地。

告别春的希冀,夏的恣肆,秋的炫耀,季节穿上了冬的霓裳,迈着沉稳矫健的脚步,走进大自然的家园。天气渐渐凉了,北国的风像插上了翅膀,飞得更快,舞得更急,使诺大的空间迅速凝滞,随着季节的深入,会冻得让人伸不出手来。然而,我更喜欢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,它会冻得人头脑清醒,思维敏捷,绝无慵懒混沌的可能,给人更多的是一种爽快。就像一杯高纯度的烈酒饮入胸怀,更能使人痛快淋漓,那种彻骨彻肺的荡气回肠的甘爽酣畅,会在寒冷的冬日里发挥到极至。

冬天里,光秃秃的树木,萎缩得只剩根根茎茎的小草,干裂的冻土,在许多人的眼里,缱绻着一抹愁思,挂着淡淡的忧伤。我却把这种景观,看作一缕记忆的醇香,在诗化的禅境里生出的一丝美妙。赛场上,运动员百米冲刺之后,会有大口的喘息,我不会从这种过度劳顿之后的张口延喘中,仅凭一丝表象评断雅俗。相反,这个时刻,却是一个珍贵的褒赏。冬天是大自然心灵的憩园,在人和大自然脉通的纹络里,森林、草原,还有铺天盖地的枯黄的麦田,也会在这个美好的季节,作一次深刻的小憩,并在小憩中做一个美好的梦。

远山,也睡了,枕着冰湖上的月影,把冬的峻朗搂在怀中。山风,摇熟那串激昂的歌,飞起一片牵念,寄给远方的亲人。悠长的梦,裹在大山的皱褶里。大山,在起伏起伏、弯弯绕绕的思恋中,甜甜地睡了。

一场雨从冬天的笛孔里飞出,夹杂着似雪非雪的冰滴,敲打着冬天的梦。冬天的脚步,在迅急的雨中坚定而深邃。大地用雾一样迷离的眼向天空张望,天空以一种缠绵不绝的心情回应大地。草原、森林、江河、山峦,在冬天的雨里,坚守一份执着,固守一种信念,催熟一个梦想。

在一个惯常的天气里,雪花在空中轻飘飘地飞舞着,摇曳着,像仙女的彩袖,把冬天舞得圆润,舞得风姿绰约。大地伸开宽厚的手掌,雪落在掌心里。你看那弯的柳,立的松,错落的楼宇,空旷的原野,全裹在了皑皑白雪里。雪抱住了村庄,城市长满了冬天的语言,天空胀满了飞舞的梦。冬的美,在雪瓣的盘旋里缠绕,在玉树琼枝上抖动。雪花是冬天的名字,晶莹是冬天的思想,洁白的雪花,鲜红的腊梅,碧绿的翠竹,把冬天的个性勾勒得鲜活而又灵动。

冬天里,小朋友堆起了雪人,黑狗儿在雪地上撒欢儿,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说笑。冰封的河流让孩子们欢乐在陀螺里飞旋,北国的冰雕会让冬天的梦闪烁晶莹,焕发光彩。

冬天,那渺渺茫茫的天空悬挂着清凛凛的高远,空旷的大地袒露着黄澄澄的真诚。徜徉在冬的怀抱里,游戈在冬的激情中,我只觉得冬天如诗如歌,如画如图。我愿唱一首冬天的歌,和冬天一起交流倾诉。

文/卜庆萍

## 思露花语

人生,如若自尊是尊严,自尊心被尊崇,则作为一种人格和品性,其二者都不该受辱。

人生,浪遏飞舟的壮丽景观是百舸争流;生命,气贯长虹的壮阔景致是气冲霄汉。

人生,难免时有伤痛,但只有学会痛定思痛才是智者;生命,难免偶有积怨,但只有悟得以德报怨才是仁者。

人生亦如棋局,故在对弈中的大忌是举棋不定,而难得的则是落子无悔。

诗意人生,心中的诗情如云蒸霞蔚;画境人生,笔下的画意如花团锦簇。

美文可以赏心悦目,百读不厌;经典则可感天动地,历久弥新。

智力决定能力,毅力挑战阻力,实力升华魄力,活力彰显魅力。

人长得不一定帅气,只要活得大气就好;人说话不可以低俗,只有活得低调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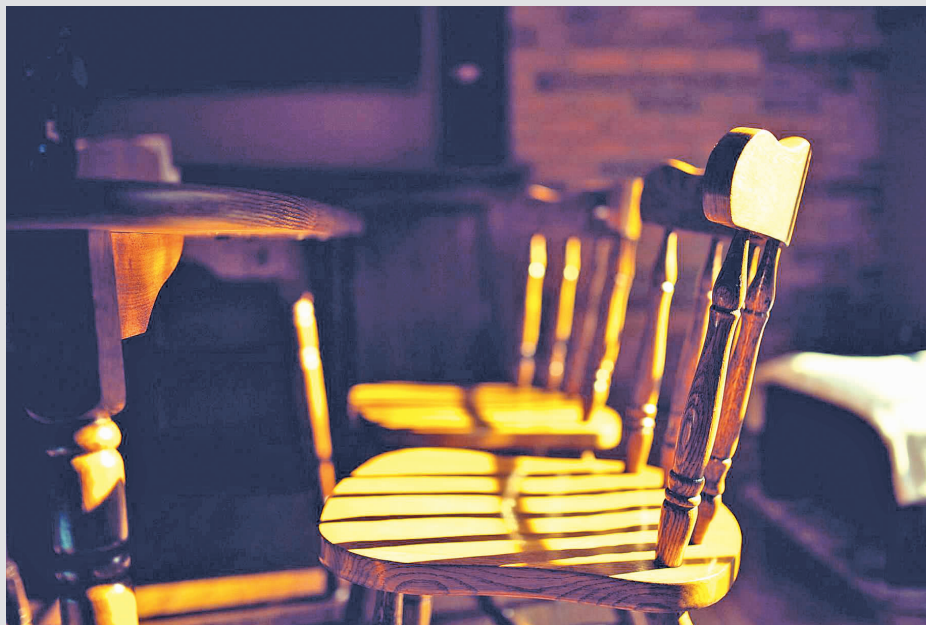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被认为自我的人,如果最终能回归本我的话,就说明还没有失去真我。

面对小人,如若不屑,则眼不见为净;面对谣言,如若不信,则耳不听为静。

歌唱和唱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境况——歌唱家和歌星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。

最美的风景:既有近景,又有远景;既有景色,又有景物;既有景象,又有景致……

文/巴特尔



## 时光温柔

原以为,陪伴我们的很多物品都有记忆功能,它们会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我们和它们一起经历过的事。

那次回家,我看到母亲把十年前戴过的假玉镯又重新戴回到了手上,她还不断地抚摩着它。那只玉镯不是真品,只起装饰作用,母亲十年前经常佩戴它,但有一次,一个刻薄的邻居取笑母亲太穷,只能戴假货,后来母亲便取下它,把它封存了。我怕母亲触景生情,对她说:“这只玉镯就别要了,赶明儿我帮你买个真的。”母亲非但不取下来,还对我说:“女儿,这只玉镯不是挺好的吗,为什么要另买一个?”我以为母亲故意装作忘了旧事,于是将那年邻居的话委婉地提了下。母亲听后笑着对我

说,你不提这事我还真的忘了呢,相反,我现在一看到这只手镯就觉得它很温馨,它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!

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,是的,当我们历经岁月,重新拾起一些物品的时候,不管它们发生过怎样不堪的故事,经过时间的熏陶,它们总会散发出一阵芳香味儿来。

我的一个柜子里有好几封书信,这是青涩时光时他写给我的。我从小与他青梅竹马,一起上学,一起为彼此打饭,一起放风筝,那时可以用“形影不离”来形容。可好景不常,高考后,我们各奔东西,他去了理想的大学,而我奔向了南方,我们只能互相通信来告知对方的近况。我生性害羞,但我很怕我们之间会产生距

离,于是在信里表明了自己的心迹——等着他的表白,而他却迟迟没在信里说明,只是仍然像普通朋友般与我通信。后来,我与现在的老公走到了一起,他知道后,才开始在信里对我表白,并说明他的悔意。看到他的信时,我的心情一下沉到了谷底,当即决定与他断了联系,后来,我们再也没有通过信。

那时,对他没有恨意是假的,然而,当我再看到这些信时,我已经完全忘了那些不快,只觉得这些信承载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,即算那一刻并不愉快,可那毕竟是自己生命中的一种真实体验啊!

时光啊时光,它就如一

双温柔手,为我们抚平了毛糙,留下了阵阵温暖。

文/扶贝